

無常見 明心

文 / 王佳琦 臺北慈濟醫院社工師

**生，死，苦在無法讓人掌握；
更甚發生在一個二十九歲的年輕人身上。**

當疾病已經註定吞食年輕的生命，無法逆行時。你們問我：「我們還能幫他，再做些什麼呢？」

自許為小齒輪的我，穿梭在白色巨塔裡，一些潤滑、一點挪移，而來來往往的身影中，什麼會停留在你的腦海裡多一點？我突然想起這個讓醫生、護士都特別不捨，而請社工協助的病人。

年輕生命的危難 醫護社工的難關

一邊聽著護理人員的描述，一邊看著病歷——男性，肝癌，沒有酒癮，沒有B肝，蔓延半年的癌細胞逐漸轉移……。「二十九歲！」一個和我相去不遠的年齡，我的思

緒突然停頓了，沒時間釐清心裡的感受是抗拒？還是不捨？走向病房，走廊上迎面遇見白袍高大的背影，對面的母親眼眶還轉著淚，仰望著醫師說：「一切就拜託你了。」

讓醫療團隊擔心的是，這年輕的生命知不知道癌症轉移的一切？他是否來得及為自己好好做決定？正因為這樣的年輕，我們都擔心時光毫不留情的流逝，所以我們一邊配合家人的建議，盡量不讓病人知道病情，擔心他的身體因而失去鬥志；也許我們的潛意識裡也一邊保護著自己，任誰都擔心當面對他的臉龐時，那強忍的堅強，一不小心就會潰堤爆發，影響了我們固守的理性判斷。

此時，否認、憤怒、討價還價、沮喪、接受……這些曾學過的瀕死階段理論都難以適用，是因為生命本來就沒有那麼理性的安排吧！面對生命最終的考驗，他準備好了沒呢？這年輕人要提前去面對我們從沒遇過的考題，要如何陪伴？在這當口，他比我們都來的強壯，被我們遮在白袍底下的，是說不出口的不忍心。

坎坷生世 情感壓深處

這段住院期間，兄妹和母子感情深厚，任誰也看不出來異樣，直到母親娓娓道來孩子是丈夫年輕外遇的非婚生子女，母親想盡辦法找到她的原生母親，終究，病人的親生媽媽不願意



雖然無常在年輕人身上發生，但醫療團隊和志工全心的祝福與慶生，讓年輕的生命接納自己，露出笑容。在陪伴的過程中，也讓社工更體會生命的可貴。攝影／鄭富元

面對這一切。

我們想知道他怎麼想？一個個包裝成關心的探問，年輕人簡單答過，表情被疼痛的不適蓋過去，毫無線索。男孩將情感壓在最深處，逃避自己的身世、逃避自己的病情，將生命的主導權捨棄給他人。

主治醫師和家屬討論，認為能舒緩疼痛不適的醫療決策，就是現在最適合他的安寧照顧。母親忍痛為他簽下了不施行急救同意書。但原則上，病人意識清楚，理應自己決定；倫理上，對於年輕的生命將驟逝，大部分的人都想挽回一些什麼？才能少一點遺憾。這次，我們得把生命的主控權交還給病人。共照團隊的介入，社工、心理師、護理師都提高探視關懷的頻率。那天，母親主動提出說想看看不施行急救同意書，因為母親和妹妹面對病人即將死亡，也想為自己做一些準備。母親對於病情告知的堅持看似鬆動一些，同意讓醫師多說一些，我們選擇先發球，不知道對方會漏接還是被殺球，總之一個周末過去了，年輕人決定要去心蓮病房。是的，這次是他自己的決定。

其實這年輕人並非逃避，他一直都清楚，只是不想讓家人擔心。到了心蓮病房後，原病房的護士們仍然持續關心他，甚至下了班還繞去看看他和

家人；主治醫師也沒有忘記這個病人；病房裡的志工知道年輕人趕不及參加歲末祝福的遺憾，還送上珍藏的上人紅包，兩人笑得滿懷。每次會談來到這間病房，就能感受到家人對他的用心，裝點在點滴架上的亮橘萬聖節南瓜提籃、再換成綠紅交錯的耶誕樹吊飾，就是想減少他與外界的隔閡；手機的短信鈴聲提醒讓他仍然可以掌握朋友最新的訊息，我知道這年輕的生命仍然眷戀這一切，只是他的心越來越容易滿足。我們為他在病房舉辦了一場生日派對，沒有驚喜，這次有足夠的梳洗時間，讓他帥氣的面對生命的最後party，合照裡他用最簡單的笑容，留給家人和我們最珍貴的回憶。

生，死，不只是難以掌握，讓人恐懼的是，無法直視的震撼。不敢正視死亡是因為看不見未來，沒了希望感，這殘酷的事情也一併讓我們忘卻過去美好的回憶，和身邊應該珍惜的人事物。這個冬天，我重新認識死亡拋接而來的難題，所幸人性沒被白袍阻隔，我們還有機會和病人學習，更通透的看待生命。總總的提問就在男孩的離開之後有了方向，珍惜此時此刻的感動，感謝你，也祝福你和你的家人。🌱